四書改錯

西河合集

蕭山毛竒齡字初晴又老晴稿

何垣紫庭
任淓袁再較

四書改錯四

朝廟錯

朝聘

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此據王制而又錯者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是諸侯聘諸侯禮五年一朝是夏殷朝禮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

岳此是眞周禮而周官經析言之大略十二年中王一巡狩諸侯兩朝凡巡狩之明年侯服一七年朝甸服二八年朝男服三九年朝采服四十年朝衛服五十一年朝要服六十二年朝是六年中六服各一朝而尚書言五服者以要與荒鎭藩四服在五服外也于是天子巡狩方岳諸侯又朝于方岳之下此常朝也乃又有不期而會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謂之時見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諸侯共朝京師謂之殷同此間朝也然且五服殊方各以時至東方以春至則曰朝南方以夏至則曰宗西方以秋至則曰覲北

方以冬至則日遇其見于諸禮者不同如此若聘則天子于十二年中每間歲下問于諸侯以一三五七九十一年爲度謂之六問而六服則皆以應朝之次年遣卿入聘繼此則間年又聘共六聘凡十二年中侯服以一七年朝則有二四六八十十二年六聘甸服以二八年朝則有三五七九十一年一年六聘皆除巡年外以次而周所謂陽年朝則陰年聘陰年朝則陽年聘朝聘不重複此大聘也然且天子有歸脤賀慶致禬諸小聘而諸侯于天子則遇王國有事卽遣大夫不時入聘謂之時聘亦謂之小聘周制可見

者約略如此若左傳鄭子太叔晉叔向所云歲聘間朝諸說皆晉霸所定諸侯朝晉聘晉之禮而正義強合周制且鄭氏周官註一往訛錯卽朝聘一大禮而漢唐至今茫然矣今儼註九經而復錯據如是經學尚有賴乎

復其位 沒階趨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

舊註以此位爲卽過位之位此本孔安國註原可信者不知何據又改作已之朝位夫朝位有三一在門屏之外公門之內則外朝位也一在門屏之內堂階

之下則內朝位也一在堂階之上寢庭之下則朝端位也此與三位俱不合假曰朝端之位則既已降階矣若外朝之位則沒階而未出門何由就位揣註意必指階下一朝位耳然亦非是者經明云復其位復者謂即所從來而反其所也今從門屏入而出就階下焉得云復若謂階下有本位即其位也出而就其位亦便是復則毋論未離而復未就位而稱復位必司士所不許即明一出字出者退朝之稱未有退朝而又就朝位于階下者又且下階已怡怡焉得復位反踧踖註者亦自知不合而曰敬之餘夫餘敬何踧

踖也孔氏曰此來時所過位也向從此來今復之也
蔡子伯曰其位其所過位也

冉子退朝

朝季氏之私朝也季氏專魯其於國政盖有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其正名分抑季氏之意深矣

此又錯甚者據春秋傳卿大夫有內外朝外朝稱公朝內朝稱私朝今冉子所退未知何朝也乃曰季氏之私朝豈謂國朝是公朝大夫兩朝皆私朝耶抑諸侯有朝大夫不宜有朝即一朝亦私耶且傳曰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朝與家臣議

私家之政事故曰尨家政今季氏與家臣在朝議政議事未嘗犯名分違禮制也乃曰不與同列議公朝而與家臣謀私室豈國政必當議公朝必不當議私室耶抑議必同列家臣必不與耶或與亦必在公朝必不在私室耶夫季氏自有朝自可與家臣議政議事且家臣不得登公朝而必在季氏之私室議政事今此詮乃一一相反禮云公事不私議正謂凡遇公事不議于大夫之外朝而但議內朝便謂之私故不可也若必議國朝則陪臣無入朝議事之禮將冉有終身不得議公事而以有政其事師弟相質妄矣然

則夫子何譏焉譏其議事之久也蓋朝不可晏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議事久矣久則多事矣故曰此非外朝議政必內朝議事也若政則吾暫聞且不得而如是久乎何多事耶此明白告語並非佯爲不知之言凡朝無晏退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

遠宗曰左傳註在君爲政在臣爲事北史魏帝問高閭論語冉子退朝曰政曰事何者爲政何者爲事曰政者上所行事者下所事

張文嶽曰陪臣不得升公朝議事故必在私室哀十一年清之役季氏呼冉子已議戰矣及入朝公議亦令冉子從于朝乃究不令升使待之黨氏之溝而退此冉子已事也其後用矛入齊軍獲甲首而退其師皆冉子功然議戰時必不入公朝而必于私室如此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古無致仕官月朔朝君之禮况夫子致仕即已去魯及還魯而所仕之舊君已亡矣未有舊君不曾朝而

無事而朝後君者陳恒弒君而入朝請討非月朔常朝也又且月朔不止視朝禮凡月朔必先朝廟周禮所謂朝享者然後告朔視朔聽朔歷行諸大政而於是始朝故此節大意謂夫子謹月朔必先服聽朔之服於以入朝而君不聽朔夫然後易朝服而朝于君所謂必朝服而朝者謂必以朝服行之朝時不先服也此其說在夫子自証明之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朝服而朝于君此必用朝時服者然特朝耳必卒此告朔視朔聽朔之朔事乃始易聽朔之服而服朝服此即有司供餼羊意也邢氏所謂

我愛其禮者是也禮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而士冠禮云皮弁素積國君視朔之服皮弁以鹿皮爲弁而璂以玉素積即素衣而襞積者上文素衣麑裘亦冬月聽朔之服俗儒謂聘問用之按聘用裼衣不用素衣特以國君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故混作聘服且夫子亦未嘗聘他國也但此本君服而大夫亦服此者禮云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則天子與士同用之若朝服則玄端素裳與此不同孔安國謂朝服即皮弁服似他朝以玄端而月朔因聽朔而兼用之則子言卒朔後服不可通矣徐仲山曰此明記夫子

仕魯時事而朱註臆作致仕者以為仕則何慮不朝何慮不朝服而曰必不知必在朝不在朝服耳此眞解人之言

拜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此是眞禮文而又錯引者禮凡有燕錫君行享賚則臣或下階行謝及君辭之而後升階畢其儀此謝拜非禮拜也拜者禮拜也禮拜則君何得辭禮拜則臣何得升階以成拜此雖襲舊註然非是矣按謝拜有三一則臣下階以拜及君辭之而升以完之謂之升

成拜言升始完拜也一則臣下階未即拜聞君辭而即升謂之再拜稽首言再拜總在升後也一則不下階而直拜于階上是三謝之拜全不拜下祇一拜在下而又升完之則與拜下何涉而以此証拜上之泰是脫衣而訴裸者裸人不受也禮諸侯三朝兩朝在路門內外無階無升降拜之而已唯路寢一朝天子所稱燕朝者則階上階下皆有儀位而拜則必在階下春秋時或升拜故夫子言之耳

上下是階上下然亦可稱堂上下者以階是堂壁亦名爲堂如攝齋升堂類則階下即堂下矣若朱

儒引周夷王下堂而見諸侯爲拜上之証則又不然天子當依依在牖南兩棟間即堂也其兩楹之南公卿大夫各有位即是庭即所謂堂下也夷王之下堂謂降堂而庭與侯相見此如適妻不下堂謂主喪時不降庭而拜弔客祗以堂庭爲上下非階上下也故庭即堂下周頌登歌淸廟則歌在堂上禮記下管象舞則舞在堂下然而論語曰八佾舞于庭則庭堂下也階下亦是堂下孟子王坐于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能見牛則王不當坐牖間而坐壁間然而王坐可垂堂牽牛豈得上庭

乎則堂下階下也

厚往而薄來

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燕賜是待來之禮未嘗往也周禮朝聘有往來十二年中天子一適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諸侯諸侯六聘天子即往來也故往禮有徧存徧頫致福贊喜補災致襘類如天王賜胙宰咺歸賵周定王告晉之慶即是厚往若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服絲枲男服彝器采服織纊衞服龜貝類在九貢之外聘有琮璧幣帛庭實皮馬在春秋入貢獻功外皆

來禮也但厚薄則惟其意耳「若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膳獻賓賜餐牽類是饗勞禮豈徑禮乎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見喪祭條

宗廟饗之

宗廟饗之正大孝之事與無憂達孝專拈宗廟之禮一類章句不註者因惑于蘇軾謬說謂舜爲堯後不自立廟故蔡沈註尚書于祖考亦不指是誰祖考則不惟禮亡并經亦可置不理矣舜自立七廟明見經傳孔安國註宗廟據帝繫謂舜之七廟黃帝爲始祖

顓頊窮蟬爲二祧敬康勾芒蟜牛瞽瞍爲四親而馬融于尚書戛擊鳴球亦云舜釋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此顯據也卽或宋人好臆斷不襲儒說然經原有之尚書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夫賓者勝國之後助祭新王宗廟之名虞賓者堯子丹朱也此雖不註亦定無敢曰丹朱入堯廟稱虞賓矣且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禘與祖皆宗廟祭名也宗者明堂配天之名也是舜明明立宗廟以饗祖考立明堂以配帝堯矣若謂宗堯是立堯宗廟則顓頊舜親也立堯宗廟而所祖者是舜親可乎

遠宗曰蔡氏尚書註神宗堯廟亦正引祭法祖顓頊而宗堯爲據不知宗字不同神宗之宗廟號也宗祖之宗也宗堯之宗宗祀也明堂祀帝之別名也宗祖爲七世之祖立主立廟宗祀爲五帝之祀但設主而不立廟大有分辨說見中庸說及經問諸書

祖廟

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祖廟是天子七廟若據周禮則宗伯修祖廟掌祧修祧廟不止七廟此註修廟當云以七廟兼文武廟祧

廟爲言若諸侯以下則大夫自宗卿外有無祖廟者凡官師一廟則王考且不及祢父廟而已何祖廟之有

文輝曰大全載官師一廟程子謂一廟可祭三代此固全不知禮者朱氏謂祭不在廟則雖祭三代非僭亦不曾考禮之言毋論祖廟是始祖非王考之祖一錯百錯卽此王考之祖在祭法原有祭壇祭寢之禮卽去壇與寢凡在祧祖雖皆不許祭而皆可以薦以祭隆薦殺郤牲俎而陳鼎鉶不憂鬼餒也今祭薦升降並不曾講而私相卜度反謂祭

三代無廟卽不是僭向使無廟而祇行薦禮雖十代何害若欲行祭禮則祭自有限官師得祭庶人便不得祭矣乃曰祭三代非僭曾考禮者而可爲是言

山節藻梲

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于節畫藻于梲也

居蔡與山節藻梲是兩事禮諸侯有守龜文仲居蔡是失禮一事若山節藻梲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貨殖傳序諸侯刻

栭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即後漢輿服志亦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梲總指文仲此事言乃以天子廟飾居先王先公之所而妄指爲龜室說書者大罪過矣不然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襍記亦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豈管氏亦畜龜乎然且大錯之中又有小錯舊詁山節謂刻栭頭爲斗栱形如山也是以栭頭之節刻作山形並非刻山于節上也今改爲節爲于節則即一攤書對引之文而不顧是否信手改竄必至無一不錯而後已亦咄咄怪事

山藻係十二章法飾虞書所云山龍藻火者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餘或藻或火而後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此法飾之有限制者今解曰龜靜宜山龜潔宜藻衹一不讀書而直視典制為糞壤乃爾

明堂

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

出政令自有朝寢周王安得至東齊出政令若為巡狩設則西南諸嶽何以無有考明堂創于黃帝自唐虞以後首重宗法天子建國必以始祖為祖開王為

宗既立祖廟祀始祖則必設明堂爲開王配帝之所名曰宗祀如國語祭法皆曰宗禹宗湯專祀五方五帝而以開王配之及周公創制又推文王爲近祖合配五帝國語祭法所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宗法之變所以我將之詩特頌文考配上帝以爲宗開王而增祖祀本創典也乃周公爲文王大宗不敢祖王季而宗武王祗得祀文王爲大宗所出之帝立出王廟因之乘黃帝明堂有合宮舊址在泰山下遂作曾明堂而祀出王以配帝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明不及武王且曰則周公其人并明指周公自爲之故

孟子亦直云昔文王治岐屬之文王之明堂則此魯明堂明與西周明堂有異者但不知其地在何時爲齊有耳正義謂禮記明堂位載周公踐祚朝諸侯于明堂即此泰山明堂之在魯者此亦明證餘見明堂問大小宗通繹及辨定嘉靖大禮議諸書

張文黛曰惟魯爲大宗明堂故孝經稱宗祀文王若西周明堂則開王之宗宗禹宗湯宗武王也文焉得宗祀矣故周頌我將詩序謂祀文王明堂並無宗字但祖文以宗武得配帝此亦配帝者以明堂祀五帝稍有降殺故魯可行耳

祼將于京

商士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

但云助祭京師而不識何祭且不明言何時一來京一似常祭總如是者此是大錯嘗考諸侯無助祭法周制六年祗一朝猶且疏遠難齊有一不朝三不朝之文豈有大饗大祫可頻年一至京者况卜祭有月日必欲使六服諸侯同日而合集于廟此必無之事故中庸序爵從來禮文皆指同姓內諸侯言鄭註所云公卿大夫者而朱註于公字下添一侯字直以異姓外諸侯當之此千古僢禮豈得以助祭二字再加

枉斷大抵六服助祭惟開國一至此一祼將卽武王初定天下武成所云丁未祀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正其事也外此則王國建都當亦一至如成王營洛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和見士于周之文洛誥有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之文又新君卽位當亦一至如虞舜卽位則虞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太甲卽位則伊訓云祠于先王侯甸羣后咸在是諸侯助祭惟開國建都與新君卽位三大禮而舍此無有此祼將字自當明註曰此開國助祭禮而菸然可乎

上祀先公

祖紺以上至后稷也

此襲鄭註而亦錯者后稷雖不在追王中然七世主也王者立廟以事七世而主廟者爲先公將稱此廟爲先王廟乎抑先公廟乎況后稷原稱先王國語稱契爲玄王封商武成稱后稷爲我先王建邦啓土是也故周頌先王先公註先公自祖紺以上至于不窋並無后稷知禮者審之

章大來曰周禮司服享先王服袞冕享先公服鷩冕舊註亦云先公自不窋以下而不及后稷以稷

本先王服袞冕也然則稷不惟改稱且改服矣不然先公鷩冕則天子將改裨服以臨祭幾見周制有天子裨服入太廟之禮此皆錯之大者

告朔之餼羊

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告朔與視朔不同告朔以特羊告廟請朔而行然後皮弁視朔以聽此一月之政明是兩事故春秋文六年始不告朔至十六年然後不視朔兩時兩經展卷即見今但誑告朔而以視朔當之魯文公原不告朔

而反引不視朔以証之此是何說況餼羊專爲告朔朝廟而設與視朔無涉故春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其稱猶朝廟者正論語猶供此羊也使以無羊之視朔而無端供羊則去之久矣若祭法有月朔朝享與告朔告廟又是兩事朝廟在祖廟而朝享止曾祖考三廟註疏謂告朔于廟謂之朝享則亦屬謬禮旣稱學者安可受前人之欺而不一辨之

瑚璉

夏曰瑚商曰璉

此包咸錯註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之四璉

商之六瑚周之八簋與此不同

宗器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

此是大寶器不是宗器大寶器惟大饗大喪斯用之如顧命陳赤刀禘祫陳玉鎮類春秋時祭焉得有此左傳重之以宗器陳賂鄭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皆指宗廟祭器爲言如尊彝琖斝齍盛籩豆類

邑里錯

駢邑三百

三百邑非三百社說見地類條

都 （孟子之平陸章）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都者縣邑之總名、禮十邑曰都、周官四縣曰都、毛詩傳下邑曰都、又小曰邑、大曰都、今平陸本齊邑而稱之爲都、則正與諸經所釋相合、乃偏引春秋傳文邑有先君之廟爲解、夫此一傳文本屬疑義、舊國無遺廟者、衞成遷帝丘、欲祭夏相、然未聞有夏相廟也、若晉曲沃有先公廟、則篡變角立、並非典制、至於齊鄙有紀廟、曾漆有郱君廟、則皆他國所偶附者、且亦安得稱先君之廟、此惟宗卿建宗、得設先君一廟于宗

邑名出君廟庶幾近之然亦都邑偶見並非恒稱況此時平陸下邑爲都有五所云臣知五人者安得都都皆宗邑此又錯矣

郭

郭外城

郭廓然無城之名惟無城故曾之國郭都邑郭皆無城者至春秋避齊難始城成郛城西郛郛者郭也然且國郛城西面而三面仍缺誰謂郭是外城錯矣春秋城中城中城邑名宋儒陳祥道不識邑名謂城是中城郭是外城此千古笑話可效之乎

五畝之宅

五畝半在邑是井邑不是國邑說見自造典禮條

關市

關謂道路之關
市謂都邑之市

此又杜撰矣關是門關卽界上之門並不在道路市是國市卽前朝後市之市亦並不在都邑其曰譏者司關以節聯門市而撿姦猾而市分三市司市者命胥執鞭度各守市門以防察詐僞名之曰幾幾卽譏也若征則周制關市皆通貨賄各有征稅惟凶歯無征而文王不然但關市並稱分言之則關是關市是

市合言之則關市相聯周官所謂關聯門市者門者國門也在外有關在內有市而中有國門以聯合之凡貨賄出入皆用璽節爲通導有外入者則關通于門門通于市有內出者則市通于門門通于關謂之關市與關譏不征單稱關者稍不同

置郵

置驛也郵馹也

馹即驛也置驛郵亦驛則驛驛矣字書馬傳曰置步傳曰郵又馬遞曰驛步遞曰郵是驛通于置而郵不然故漢改郵爲置俗稱改置謂改步遞爲馬遞也雖

置郵皆宿舍之名而置長而郵促置隨意建置而郵促于亭亭不過十里而郵且半之以馬步不逮故也是以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則馬專屬置黃霸傳郵亭鄉官謂停行之館則步專屬郵此顯然者但郵之通馹則北宋作廣韻者早已錯訓不止集註若驛之同馹則一字而兩行者左傳楚子乘馹子木使驛隨其所書集註既不知郵之非馹而又不知馹之即驛則又太疎矣說文驛置騎也馹驛傳也以驛釋置隨以馹釋驛則馹之非郵可知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大可稿
胡國期紹安
章大來泰古 較

四書改錯 五

宮室錯

三歸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此漢儒錯記而註又錯引者國策管仲爲三歸之家謂娶三姓女也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祇娶一姓管氏家三歸本奢僭事故漢公孫弘云管仲相齊取三

歸而班氏食貨志亦云在陪臣而娶三歸今集解引包註尚云管氏娶三姓女故曰歸言女所歸也劉向誤讀國策因國策記周君事謂宋君築臺齊桓女閭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以掩君之過惜周君無此臣也向偶見子罕管仲同掩君過而連類不察遂以宋之築臺移禍管氏夫君過在女閭而築臺以掩之此讀古之最可笑者襲之何爲

張文黻曰三歸本僭而曰不儉以奢者僭之端也若公羊傳婦人以衆多爲侈侈則三娶正侈大事與僭稍不同

自牖執手

禮病者居北牖下

古室無北牖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西正南壁間其在北祇有墉名北墉儀禮士居適寢東首于北墉下是也其或北墉啓一竇則名曰向而冬則塞之此七月詩所云塞向墐戶者若竟啓一牖則亳社之制郊特牲云亳社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此喪國社屋豈病者可居之喪大記有北牖字前儒謂是墉字之誤正義音容說見自造典禮條

山節藻梲

此天子廟飾說見朝廟條

索綯

綯絞也

此註綯爲絞而其註詩則又註索爲絞則絞絞矣此當註明索字索繩也索綯謂綯絞繩索倒文也繩索者升屋之具也

廄焚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之

廄有國廄家廄之分據云非不愛馬又云未暇問之則似已馬當惜初雖未暇問而終當問者明視爲家

廐馬矣考家語雜記皆載廐焚一事有鄉人來弔而孔子拜之此傳會論語文而增加其說皆不足信者然家語明云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而雜記不明指何廐祇孔氏正義有孔子馬廐一語遂分作兩廐顧予謂國廐是而家廐非者經明云不問馬三字斬然並非初未問而終當問者且夫子未必有家廐也周禮校人掌馬政合三乘[illegible]只繫諸馬舍而始成一廐故國廐計閑約馬有千數百匹而家廐則祇據食采而以地增減卽大學所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此惟世爵命卿始有廐馬若士初試爲大夫則三馬

四馬備乘而止故大學曰畜馬乘謂所畜之馬祗車乘耳卽或受命大夫得進三命可備三副車亦一皁而止蓋四馬爲乘三馬爲皁四乘之馬不及二皁是夫子始仕但畜馬乘二皁尚不足何有于廄乃俗儒强解事又謂國廄路馬豈當不問則路馬路車之馬祗六馬之一若其餘廄馬別有戎馬田馬諸給役之馬未必貴于圉師僕夫諸人而以不問馬爲家廄之証疎矣况雜記家語雖俱不可信而國廄有明文家廄無明文則寧取有文者耳

諒陰

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此居廬也鄭康成曰諒古作梁陰亦作闇卽廬也所謂梁闇者以倚廬之製但倚木于墻而不加梁惟天子則梁之禮云翦屏而柱楣此其義也

不日成之

不終日也

豈有一日成一臺者四書集註補云此如唐太宗謂不日瓜剖李德裕謂不日不有變之類言不計日也如國語引此詩韋昭註不課程以時日正同

穿窬

穿穿壁 窬踰牆

此又襲舊註而誤者按穿是事爲之名窬是物名二字連出而非對出穿窬者猶言穿其窬窬本訓戶穿者穴而過之故一作穿鑿史記季桓子穿井一作穿越左傳射穿七札一作穿貫漢書班彪傳穿貫經傳一作穿穴三國志藜床着膝處皆穿豈有穿之一字而可連壁爲解者穿是事名虛字忽連物名實字作解是事物虛實已亂矣況窬是木戶徐註所云鑿板爲戶者禮記蓽門圭窬卽戶竇左傳稱圭竇大抵戶之小而銳首如圭者乃註作踰牆偏以事爲虛字

連註其間假使窬即是踰則墻字何屬窬即是墻則踰字又何屬是穿以虛事連實物而窬又以實物連虛事祖龍奈何若窬又名厠牏則穢褻之器呂靜史記註作㮌窬周禮註行清與此不同

居蔡

爲藏龜之室

龜室以櫝爲之季氏篇所云龜玉毀于櫝中者未甞如人居有棟宇也史記褚先生說高廟有龜室以櫝置西北隅懸之

夫子之牆數仞

七尺曰仞

掘井九軔

軔仞同八尺曰仞

七尺出論語包咸註八尺出孟子趙岐註原分兩書故註亦兩義今集註既合一且明註軔仞同而一七一八則太無主張矣考尺度註不一包咸鄭玄陸氏釋文皆云仞是七尺而漢書應劭註且作五尺六寸孔氏小爾雅直作四寸此皆無可據者惟孔安國旅獒註八尺曰仞此較諸註爲可信據說文仞者伸臂一尋八尺顏師古註漢書亦以伸臂一尋爲言蓋尋

本八尺以意度兩臂立義而仞義同尋則八尺矣故周禮匠人作澮廣與深俱兩其八尺謂之廣二尋深二仞以尋與仞俱八尺也是以仞之通軔亦度臂立義軔爲礙輪木楊子太玄所云車案軔謂以木橫地而止輪之轉者舊稱以臂當車正指尋軔爲伸臂所度木也則仞當斷作八尺何首鼠爲

張文彬曰周禮匠人作溝洫但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故首鼠者謂深之二仞是七尺之仞祇十四尺與二尋十六尺不同因別出二名此皆不曉說文漢書伸臂一尋諸說因妄生臆斷不知本文

亦明白據云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深廣必均加數必倍此不曰各八尺而曰尋仞由作周禮者但互異其名示典例耳安得澮之深獨減廣一尺有畸度如此

器用錯

湯之盤

盤沐浴之盤也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按內則註盤承盥水者國語註盤承盥器也故廣韻原註亦釋作頮面之器若沐則濯髮浴則洒身幾乎褻矣

四書集註補云人無日日

沐浴者卽內則記子事父母亦不過五日請浴三日具沐巳非日日況請非限數也徐仲山謂古刀劍盤盂之銘盂未有銘以盤帶稱則盤小可知故中山王文木賦以文木製盤世無文木盤承浴者崔瑗大將軍鼎銘禹鑊其鼎湯刻其盤夫以大將軍之鼎比之禹鼎而乃與浴盤對列豈有此理

邵國麟曰武王三十四銘中有盥盤明出盥字若史記田蚡學孔甲盤盂之書舊解謂盤卽是盂集韻齊人謂盤曰盂則盂豈能承浴乎

殷之輅

殷輅木輅也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葢始異其製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輅從來有之乃謂至商而有輅之名始異其制讀之大駭夫禮記非僻書明堂位非凶喪厭忌八比家刪棄之禮禮記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曾聞之乎然且不知何據謂周人飾金玉過侈易敗不若商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夫祇一樸素渾堅之木車隆殺何在乃公然曰等威已辨況金玉飾車未必自周始也鸞和巳是金若鉤車則闞輿雕幾未必無飾又且

商車不一雖不明言金玉象革而大輅先輅次輅無不備具祇所尙者則以木輅爲大輅而以漸而先而次作升降耳故其辨等威則必合諸輅辨之如周輅所辨則在周禮巾車文一玉二金三象四革五木明列五輅而商輅所辨則木輅第一推作大路而先輅次之次輅又次之禮器所云大路繁纓一就次輅七就郊特牲亦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輅五就列作三輅此正商輅等殺之準然且諸輅所飾亦分等殺如繁纓就數周車以多就爲大輅而商車以少就爲大輅明白分曉況轄茀軒綴其爲等殺正多耶蓋輅

不始于商商亦不止一木輅夫子之取殷輅亦並非堅樸不易敗金玉象革不飾輪轂並無易敗之說祇謂大路越席原貴質素而商以木輅爲大輅則不失輅制爲可法耳葢大輅先輅次輅定作等差實始見于商而周人法之但周之三輅或金或玉或象或革隨在變易如尚書大輅賓階是玉輅而春秋傳先王分魯衞晉以大路皆是金輅尚書先輅左塾次輅右塾是象輅木輅而春秋傳鄭以先路賜子展次輅賜子產魯以先輅賜晉三帥以次輅賜司馬輿師以下則或象或革而並不及木惟商則以大輅爲木輅專

屬而諸輅先次各有定制故明堂位直曰大輅殷輅以殷大輅卽木輅故也若謂殷止木輅則輅巳耳其專稱大路別設先次必以三輅作分辨將何解之

文燁曰虞書考績以車服賜有功此如春秋傳賜先輅用三命服次輅用再命服類疑三輅五輅在虞夏亦有之特經所見惟商周耳誰謂飾車始周人耶

大車小車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
小車田車兵車乘車

以大車爲平地任載之車雖偏舉而猶不錯乃以田

車兵車乘車當小車則又襲舊註而錯矣田車有馳車輕車諸名然非小車若兵車則臨衡廣輈自以元戎小戎分大小乘則天子路車路大也大車啍啍卿大夫車也安得以小車槩之按考工記大車是牛車小車是羊車牛車有二一名平地車以行地兼行澤者一名柏車祇行山者然皆駕以牛故輈人造輈明曰大車平地大車登阤專指此二車爲大車而以緧牛緧牛爲言尚書肇牽車牛正義曰牛車大車有以也若羊車即善車一名安車惟婦人老者得乘之周禮王后有安車曲禮大夫致仕乘安車葢古車皆立

乘而此獨坐乘其制較小因有羊車之名賈氏正義引論語古註謂以柏車爲大車羊車爲小車則少平地車固亦偏舉若陳氏禮書謂平地車大車柏車中車羊車小車則添一中車全屬杜撰不可信也苐羊非牛羊之羊鄭司農有車羊門之說今已失傳卽康成謂若今定張車類今亦不曉特康成註羊善也說文羊性最善故善字从羊古稱平安曰平善因之坐車以安善爲義而假名曰羊故漢田千秋坐小車武帝以安車迎申培公皆仍駕馬不駕羊特凡車皆四馬而此獨一馬孔氏正義謂安車祗一馬坐乘而庾

蔚云漢世安車止用一馬則其不駕羊而必駕馬有斷斷者乃晉代羊車錯認羊字實駕以羊其在宮中有宮人以竹葉鹽汁引羊之說在外則衞玠乘白羊車入洛陽市眞是笑話第不知晉代亦多學人何以至此或曰古有鹿車如漢鮑宣與桓少君挽鹿車類鹿既可駕何靳于羊然解者謂小車輢較外向而鉤以駕馬有似鹿角故名鹿頭車實不駕鹿近世羊頭車亦然則意古所謂車羊門者或亦車門輢較羊鹿相等有此名乎安得起宋以前人問之

觚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

觚並不是稜惟柧從木傍者則解作稜西都賦上柧稜而棲金雀註殿堂上高稜木是也且觚亦並非木簡漢書操觚之士原以竹頭作箛但以薄竹方片可用操寫然並無稜者此惟酒器爲得之顧引作異義且又不得其說祇以稜不稜解觚字則大錯矣馬融曰觚禮器名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故顧名當思義春秋所以有正名一家說也但禮器頗多其盛酒者有爵散觶角諸名而以觚爲常用之器禮註云觚容二升取寡爲義詩說所云飲常寡少曰觚則此觚一

名原與君公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矣猶觚哉蓋觚哉有二解一曰言不得爲觚也一曰觚之有失禮何如矣獨觚也哉

據禮註及韓詩諸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各有名義獨五升有三名其曰散者訕也被謗訕也又曰觥觥者過也過分也故罰必用觥若又曰觴則餉酒之名與觥散別或以觴爲傷非也觥過觴餉皆聲之轉耳但諸器皆有義而獨及觚者此猶燕禮極尚宴樂而其洗奠享獻者惟用一觚亦以觚本常用并取寡少無

過之名蓋不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卽失名實耳

徒杠輿梁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以徒杠爲方橋大錯徒杠本石矼聚石爲步以渡水爾雅石杠謂之徛是也其不作矼而作杠通字耳若橋必壘石而架木以通之然並無杠名說文牀桯謂之杠周禮旌竿爲杠士喪禮以竹杠爲銘橦之木今易石杠爲木杠于義不合況方橋何解豈輿梁是圖橋耶若以徒步爲徒杠輿梁爲通車之梁就對文言似乎極當但物有名義孟子正義謂輿梁是橋上橫

架之板一如車杠之架兩輪者因以輿名此與禮記捧席如橋衡以架橋兩硅有似車較之拱衡木遂名橋衡正同

張文虎曰說苑載景差相鄭以陪乘濟涉叔向訊之曰吾聞良吏爲相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襲孟子文而異其名者然亦但稱津梁而不以車輿爲言

韞匵

韞藏也
匵匱也

韞訓作藏則藏櫝而藏非文理矣韞櫝皆包物之器

大抵以皮包物曰韞故从韋以木包物曰櫝故从木陳琳賦山節藻梲既櫝且韞明以韞櫝分對作兩物可驗

蔂梩

蔂土籠也
梩土轝也

土籠卽土轝皆舁土之器二器何得複出且二器俱衹舁土則起土掩覆又是何物此又錯矣舊詁蔂梩籠臿之屬實以籠訓蔂以臿訓梩謂以土掩尸則必反梩以起土反蔂以棄土所謂反蔂梩也葢蔂盛土草器集韻作樏說文梩臿也司馬法周輜輦載梩周

禮註梩今鏵鍬之類兩器不同

張文蘒曰說文引齊語以梠爲徙土輂梠與梩通其稱土輂或以此然梠字是耜字別出究與梩別且俗語不可據又且既已有虆則祇此土耳何容連設兩等器以徙之

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正立執綏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乎此也

以綏爲挽以上車之索便是錯綏雖是登車之索然下車亦用之少儀凡僕于君子君子升下皆授綏則不得專指作上車索矣且正立執綏亦不可解天下

無升車而可云立者舉足登陟立在何時況此時無所爲正也車轂隨所向或從左升或從後升安辨邪正故前儒謂古車上皆立而俗學錮蔽不識此立字是升車後車上之立故錯耳曲禮婦人不立乘故周制后妃乘安車大夫老者亦如之安者坐也是車中唯婦人與老者得坐而他皆不然正立者車立不偏倚耳

特執綏難解古登車下車從無自擥綏之理惟貳綏散綏繫于車而垂其末僕自擥登若良綏正綏則臣授君綏僕授主綏男授女綏夫授妻綏多少儀節且受綏而升擥之已耳安所庸執故執綏二字前

人多疑之而不能解古者制綏自有義綏者安也尚書克綏撫綏毛詩綏萬邦福祿綏類皆訓作安蓋乘車亦危事既不當乘安車則姑制一綏使之把立以安之因名曰綏雖兼供升降之用而義實在此所以包咸曰執綏者所以為安徐鍇曰禮升車必正立執綏所以安之此是確解而世狃朱註而多不察也其曰禮者以古禮有之不止夫子前儒謂鄉黨一書原與曲禮少儀相表裏正謂此也車中不廣欬不妄指亦曲禮文也

宗器　瑚璉

見朝廟條

蓧 蓧竹器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說文蓧艸田器本作莜从艸引論語以杖荷蓧爲証諸韻皆然並無言竹器者張文燧曰蓧從艸不從竹雖六書正譌作芸田器集韻作草田器韻會錫韻註作盛種器然總非竹器或曰舊本包註亦以古文作草器而其後隸文倒之原不曾錯然則集註錯耳艸艸